

午 14
6

痢疾全愈說明書

印送人徐延三



徐延三三年紅白痢疾獲愈留像紀念

徐延三之肖像



鄙人徐延三年四十九歲，河北省深縣大孫村人，向在北平爲商，患痢疾症，三年之久，經中西醫診治，服藥很多，越醫越沉重，越加面黃瘦弱，命懸旦夕，民國二十三年，得蒙



鄒趾痕老醫師，精習軒岐仲景聖方，治療全愈，特此留像紀念，以誌不忘，並將起病經過之原因，治驗之奇特，開列於下。

民國二十年四月初間，在原籍鄉間，收割苜蓿，繼收麥秋，時值天氣酷熱，每日在烈日火地中作工，不覺腹中有火燃燒，（趾痕醫師曰，作勞於烈日火地之間，始而腹中津液，變汗而出，繼而五臟津液，經脈津液，皆變汗而出，此時腹中乾燥極了，加以強烈之暑氣，攻入腹中，正如乾柴着火，是以腹中如火之燃燒也，）一日午後，喝茶之後，麥場堆積麥根多垛，應須垛垛抹泥，是日天氣非常炎熱，徧體汗流，心內尤覺渴極，即下垛至茶處，捫茶尙溫，遂喝三大碗，當時未覺如何，及至太陽將暮，發生泄肚一次，大便後，腹內隱隱作痛，時間不過兩三小時，猶如霍亂一般，痛一陣，又吐瀉

一陣，越疼越厲害，實不能支，即請醫宋峻峰，鍼刺四肢，痛仍不止，及服藥後稍輕夜內喝水過多終不解渴反覆作痛罪苦很大直到黎明疼痛始止次日身體軟弱（趾痕醫師言此病係由喝水不合法造成，不是不當喝水，也不是喝水過多，因為日中作勞，汗出過多，理應多喝水，以填補腹中五臟經脈之缺乏，但當渴極之時，不可大喝大吞，一口氣便將腹中盛滿，這樣喝法，不但不能潤澤五臟經脈，且令水積腹中，痛脹難當，變生水瀉嘔吐之症，此何以故，因為腹中被水壅塞，運化不開，以致五臟之乾燥，經脈之乾燥，仍然乾燥，而腹中之水上湧而為嘔吐，下決而為水瀉，為腹痛，不知者，認為喝水過多之故，不知非喝水過多也，乃喝水不得法也，然則喝水當用何法，當大渴欲多喝水之時，當用茶盃盛水，每次只喝一盃，俟

水入腹中，與腹中的燥熱調和，大約半分鐘之頃，再喝二盃，謹依此法，任喝多盃，直至渴止心安，腹中不渴了，自然不喝了，如此喝法，五臟六腑，募原經脈，全身都得水之灌溉，斷無水積腹中之病，（由此每日大便兩三次拉瀉，當拉瀉初起，又問某醫，拉瀉可以止否，據某醫說，以茶傷肚，不易調治，（趾痕醫師云，此時拉瀉，受病最淺，最易調治，）鄙人又在鄉住，鄉間缺少名醫，住鄉八九日，遂騎腳踏車來平，時值二十一年五月，天氣正熱，不由心裏趕路起急，喉內乾渴的很，喝茶的工夫，多於走路的工夫，（趾痕醫師云，消渴拉瀉的病未愈，）抵平之時，正是端陽節討賬之期，未得休息，遂因城外有事，往返終未得閒，於六月末旬，身心總覺發燥，不意夜內招涼，遂犯痢疾，但此次痢疾，較每次特別的厲

害，當時尋小藥方服之，服後全無功效，甚至每日下痢十數次，經白交雜，每痢一次，墜脹痛苦，日久食飯不下，胸中嘈雜打呃，趾痕醫師云，俗名打飽呃，蓋言飽食之後，咽內有氣上逆也，醫書稱爲噫氣，）翻胃，（趾痕醫師云，水積腹中，不能下行，上衝胃口，使胃氣上翻嘔酸，欲吐不吐，欲吐者，水氣上衝也，不吐者，無物吐出也，此次痢疾，紅白交雜，裏急後重，非常痛苦，特別厲害，皆由喝水不合法造成，若能一茶盃一茶盃的，緩緩喝下，絕無此病，因爲大渴欲多飲水之時，不單是腹中缺水，五臟也缺水，全身經脈皆缺水，所以喝水，先喝一茶盃，水入腹中，被腹中燥熱蒸騰，化水爲氣，爲霧露，滲灌於五臟，分溉於全身經脈，腹中無水了，再喝二茶盃，俟二茶盃化氣散了，再喝三茶盃，依此喝法，直

至腹中不乾燥了，便算水喝够了，這樣喝法，能使五臟六腑，全身經脈，皆得水之灌溉，腹中並無積水泄瀉之患，五臟經脈，亦無乾燥燃燒，新血變瘀，紅白墜痛之患，明得此理，便可知，不是不當多喝水，乃是不當大喝大吞，一氣多喝也，（即投敵威股均平調治，吃藥八九劑，病雖見輕，恰巧均平本人，亦患痢疾甚烈，不能爲鄙人主方，即改求段璧臣醫生療治，璧臣用西藥麵子三十餘包，痢疾不見，大便稍稠，在此時間，形容枯瘦，面色焦黃，每食不化，胸痞不舒，均平又令食人參健脾丸，日服一兩，服至十二兩，胸中才覺消化，此時身體稍壯，面容恢復，以後仍是大便拉瀉，每日三四次，鄙人不以爲然，並未介意，延至二十一年七月，仍是拉瀉溏泄，便容枯瘦焦黃，親友勸訪醫醫治，恐久而受害，於是又就段

璧臣療治，又配西藥五十餘包，服盡毫無效驗，至八月十九日，鄒人忽接家中信，急召回家，事畢，復投宋峻峰診治，配中藥麵一大包，吃罷於病無益，遂就本族徐運泉診治，連吃湯藥十四劑，未見大功，末尾亦配中藥麵一大包，此藥麵在平吃了一半，因眼睛上火，又於腹內病症不收功效，即棄置不用，又服高華亭的湯藥四劑，更不見效，時在冬月，鄒人乃返回北平，又吃殷均平方數劑，又是白吃，病勢愈見沉重，每逢出恭，裏急如水流，刻不容緩，日夜五六次，每次大便後，腹內難過，小腹作痛，至二十二年正月，大便瀉後，總覺尾脊骨以上難受，於是貼精氣神膏藥一張，貼於尾脊骨以上難受之處，不但於病無效，反倒每逢大便，必有許多紅涎白涎，本街胡仲明，是一西醫，談及痢症，彼云有法，能以治愈，遂打

藥鍼，吃西藥麵，共打十三鍼，吃西藥麵三十九包，當打鍼服藥時見效，不用鍼藥時，病遂反覆，又經中醫韓心齋診視服藥數劑，初尙見功，後不管事，自此之後，承老友苑鳳鳴說，協和醫院，有洗腸灌藥法，遂就協和醫院，在外堂就醫，每個星期，看病三四次，醫了三個月的工夫，據查病的張大夫說，照此外堂看法，已不收效，非讓住院不可，即從命住院四個月，曾照透骨鏡三次，打鍼洗腸灌藥喝藥水，諸法並行，惟灌藥刺激性太大，頗受痛苦，及出院後，雖無痢疾，然仍是溏瀉，出院已經四個月的工夫，所得效驗，不是真實的，毫無益處，至二十二年之十二月，年節事多，忙迫之際，忽受感冒，內熱腸燥，病遂復犯，此次犯病，尤極厲害，臍下左腹，猶如氣攻，痛不可忍，甚爲憂愁，訪問南城，豆腐巷關帝廟賈

老道，能治沉病，即就求診，彼云病沉，以二十劑藥，可以保好，該方初起，係用大降，末後又大補，已服到四十劑，膿凍紅白，總不減少，且而賈老道的藥劑分量，特別的大，服他之藥，病未減輕，身體大弱，大便次數加多，便後腹中難受，猶如初犯痢疾似的，又隣人介紹，齊化門外，有奇術隔衣畫病法，因往看了五次不效，又有朋友介紹，安定門外，有扶乩開方治病者，去一次，得乩方服藥兩日，亦未見效，病日深沉，面黃肌瘦，身倦憂悶，毫無情趣，溯自二十年五月患病，至二十三年五月，此兩年中間，經過中醫八個，西醫兩個，神醫兩個，服藥越多，病越加劇，得此惡症，待斃而已，孰知事有湊巧，有同學友宋溫齋君來平，談及敝症，溫齋乃云，數年前，本礦有同事崔煥章先生，患痢疾六年未愈，經鄒趾痕老

醫師治愈，但不知醫師住址，目下尙在北平否，鄙人聆言之下，又驚又喜，所以驚者，不知鄙人惡病，經過中西醫十餘位，不能治，而今竟有能治愈之妙手也，所以喜者，倘得妙手治愈，使鄙人絕處逢生，樂何如之，然又恐老醫師不在北平，深以爲憂，巧遇本礦公司同事，李蔚然先生云，趾痕即其姻長，現住北平東城，治愈大病極多，崔煥章先生的痢疾，正是敝姻長治愈的，即懇介紹，蒙蔚然賜一名片，指示地址，次日即持名片，赴鄒公館請求診治，蒙趾痕老醫師，濟世願宏，慨然允諾，伸展活人妙手，爲鄙人診脈開方，自服妙方之日起，果然名不虛傳，妙方入腹，步步見功，回想前兩年，所服中西諸醫，不合法之方，大有仙凡之別，想起當日痢疾厲害，痛苦難堪的時候，所服中醫西醫的方，總不效驗，病日深

沉，只說自己的病是絕症，是應該死的，不知從前所遇之醫，皆是有名無實，而今得着良醫之方，才知道有這樣的神妙，鄙人三年災苦，一旦解除，夢想不到之快樂，今乃得之，深感大德，留像紀念，藉銘謝悃，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孟冬月

留像鳴謝人徐延三

延三之病情治法談

鄒趾痕

此病初起，係因暑天烈日，在麥場收麥，暑氣內蒸，汗水外出，過多，以致腸胃乾燥大渴欲飲水之胃乾煩渴症耳，此症不須服藥，只須飲水充足，將胃中乾燥潤澤周遍了，病就愈了，但是喝水的法子，不要用大鉢盛水，一氣喝完，要用茶盃盛水，一盃一盃的喝下，怎麼必用茶盃盛水，一盃一盃的喝下，因為烈日之下作工，所出的



汗，不止一次，乃是出了又出，始而出的腸胃中汗，繼而出的五臟中汗，再又出的經脈之汗，到了此時，腸胃五臟經脈，都乾燥極了，所以大渴欲大喝水者，因欲喝水以補足臟腑經脈之乾燥也，所以必須用茶盃一盃一盃的喝下者，因爲先喝一盃下腹，待他化氣，滲出腸外，灌溉於五臟，分潤於經脈，腹中又渴了，再喝二盃，如此喝法，雖喝二十盃三十盃，也無水積腹中，上嘔下泄之病，所以不可用大鉢盛水，一氣喝完者，因爲一氣喝水太多，腹中驟增大多之水，阻礙腹中交通，中央土，發起逐水之工作，使逐水邪上衝而嘔酸，下奔而泄瀉，中壅而雷鳴，腹痛，其害之大有如此，延三當大渴之時，喝茶三大碗，本不算多，不過一氣喝下，壅塞腹中，腹中之水太多，五臟經脈之乾燥，仍然乾燥，所以太陽將暮，反倒發生

泄肚嘔吐，腹疼厲害之水逆霍亂病，此病也不算重，五苓散，猪苓湯，小柴胡等方，視病之兼證，加減變通之，便可治愈，無如不遇良醫，盡服的似是而非之方，不能愈病，反轉加病，延至二十一年六月，遂犯痢疾，紅白交雜，墜脹痛苦，病益險惡，醫益束手，計自二十年六月患病以來，直至二十三年六月，此其中，痛苦三年之久，始遇趾痕爲之治療除根，雖幸獲愈，然而險矣，當其病極險惡之時，趾痕初診，亦無把握，因其服方漸漸應効，漸漸脫險，然後知尙可有治之望也，本年國歷五月初間，診其脈，微細欲絕，而微細中又帶弦數，則其邪盛正虛，已達極點，其人形銷骨立，面黃枯瘦，頭暈目眩，胸滿心痞，饑而不能食，心煩欲死，四肢逆冷，種種危候，皆由中氣大虛，腎陽不升之故，經脈中之血液大虛，皆由

痢久，銷耗血液太多所致，腹中聚水，作脹作疼作水瀉，皆由膀胱不化，水道不行之故，此症中氣虛極，胸脇滿極，經脈燥極，腹中濕極，有此四極，不易主方，將欲補其虛，則恐增其滿，將欲攻其滿，則恐虛其虛，將欲滋其燥，則恐助其濕，將欲逐其水，則恐益其燥，反覆思維，不知所措，忽悟曰，當此邪正交爭極烈之時，其鋒未可犯，補虛攻滿固不可，滋燥逐水亦不可，惟有從開格納食入手，但得飲食能納，然後再商治法，於是擬方曰，西洋參五錢，黃芩黃連各四錢，乾薑三錢，水煎服，連進三劑，遂思食心中煩燒減輕，於是乃知其病，尚有可治之望也，蓋能食則胃氣可復也，聖經云，下利後當便硬，硬則能食者愈，不愈者不屬陽明也，蓋聖經所謂下利，即今之所謂痢疾，聖經謂痢疾者，水邪侮土也，下利後當

便鞭者，水邪衰則土陽復也，便硬則能食者，即土陽復之明據也。今延三病雖不能食，得余方而能食，知其胃氣尚存，故知其有可治之望也，於是用黃芩湯，加參蓂以滋其經脈之血，用生薑瀉心湯，以解心胸之滿，逐腹中之水，用桂枝人參湯，以建立其中氣，計自二十三年五月起，服余方至十一月，總共六個月，病遂獲愈，以余論之，延三之痢疾，以二十一年六月，每日下痢十數次，紅白之交雜時爲第一期，及余着手治療，形銷骨立，胸滿不能食，心煩欲死之時，爲第二期，尙未到三期也，若到三期，恐無治法矣，三期痢疾之病狀，見於聖經，金匱要略曰，六腑氣絕於外者，手足寒，上氣腳縮，五臟氣絕於內者，利不禁下，甚者手足不仁，又曰，下利手足厥冷無脈者，灸之不溫，若脈不還反微喘者死，少陰負趺陽者

爲順也，又曰下利後脈絕手足厥冷，晬時脈還手足溫者生，脈不還者死，此三節皆言痢疾到三期之死證也，六腑氣絕於外節，言六腑氣絕之死證，與五臟氣絕之死証也，蓋六腑氣絕，則手足寒，五臟氣絕，則手足溫，手足溫者，六腑爲陽，其氣外溫手足，若六腑氣絕，則不能外溫手足，并而上行，爲上氣腳縮也，五臟氣絕，則利不禁下，甚至於手足不仁者，五臟爲陰，其氣內守精血，若五臟氣絕，則不能內守精血，即利不禁下，精血不濡其手足，即手足不仁也，故六腑氣絕，與五臟氣絕，皆痢疾之死證也，下利手足厥冷節，言少陰之生陽，不能潛藏於趺陽之土中之死證也，蓋下利手足厥冷無脈者，少陰之生陽不升，趺陽之土氣，不溫其四肢也，灸之不溫者，用火灸其厥冷，以助趺陽之土氣，所以回其溫也，若灸之不溫脈不還，而反微喘

